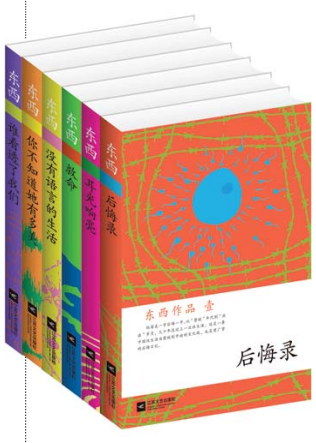
【好看文集】

他写了悲伤,但不绝望

□ 谢有顺

按照牟宗三先生的研究,中国文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,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。它是以生命为对象,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、运转我们的生命、安顿我们的生命。这一观点,也可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印证。像《红楼梦》,写的就是一种优美的人情,它对生命的喟叹是藏在"悲喜之情,聚散之迹"(鲁迅语)中的;而像张爱玲的小说,写尽了人世的沧桑,同样是把重心落在个人生命的沉浮上。但这几十年来,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,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,但"生命的学问"却被严重忽略;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,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,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,最后就把生命、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,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。



《东西作品集》
东西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2011年12月出版

也许,在今日的中国,很有必要再次强调:生命是一个整体。不能实现对生命的整体关怀的作家,必定不能洞悉中国人独特的生存秘密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特别推崇东西在长篇小说《后悔录》中所作的努力——《后悔录》对中国人的存在本相、生命困境的探察是根本而内在的。他以身体的荒诞史为主题,找到了"后悔"这一关键词来指证中国人面对历史、现实时的基本态度。《后悔录》的出版,强有力地证明东西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,他的小说在同代作家中,几乎是最有深度、最有现代感的。

《东西作品集》的出版,更是强化了我的这一判断。这套作品集,除了《耳光响亮》、《后悔录》外,有三本集子是东西最为重要的中短篇小说的结集,还有一本近年来的散文随笔集《谁看透了我们》。像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、《不要问我》、《猜到尽头》、《肚子的记忆》、《我为什么没有小蜜》等,早已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名篇,而且他的许多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后,也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。

这是一个真正对生存有警觉、对生命有痛感、对生活有同情心的小说家。他的小说,在好看的故事下面,总是潜藏着一道精神的暗流——在这道暗流里,东西省察了人类生命中各种矛盾、困苦和疑难以及这种生命中残存的尊严;同时,他也追问个人命运中的孤独和荒谬。他的小说有丰富的精神维度:一面是荒谬命运导致的疼痛和悲哀,另一面他却不断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、幽默的品质——正如张爱玲的小说总是能"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"(胡兰成语)一样,读东西的小说,我们也能从中体验到悲哀和欢乐合而为一的复杂心情。他的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,写了三个人:王家宽、王老炳、蔡玉珍,一个是聋子,一个是瞎子,一个是哑巴,他们生活在一起,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,但即便如此,东西也不忘给王老炳一个简单的希望:"如果再没有人来干扰我们,我能这么平平安安地坐在自家的门口,我就知足了。"外面的交流隔断之后,内心的交流却正在发生,这是人世间一种弥足珍贵的温暖。

东西是一个真正对任何事物都"不失好玩之心"的作家,他的作品也通过一种"善意"和"幽默",写出了生命自身的厚度和韧性;他写了悲伤,但不绝望;写了善恶,但没有是非之心;写了欢乐,但欢乐中常常有辛酸的泪。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、人伦的俗见,有着当代小说所少有的灵魂叙事的力度。他是少数几个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伦理、写作风格的作家之一——装帧精美的六卷本《东西作品集》,就是关于他的最好的文学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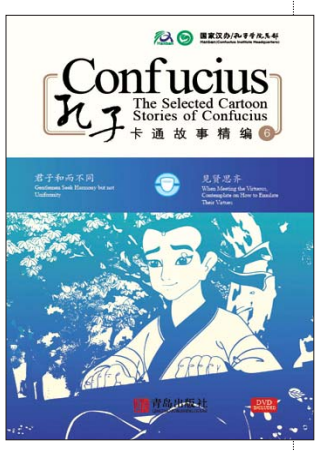
【传统魅力】

孔子的魅力

□ 赵先德

去年去新加坡参加亚洲电影电视论坛,有人谈到了国内的物价,谈起了对外文化交流的话题,我忽然一下想起了孔子,想起了我们正在创作的《孔子卡通故事精编》。

改革开放后,经济曾经落后的中国把温饱与经济腾飞放到了第一的位置,这是无可置疑的。生存的需求是人类有尊严地活着的第一步,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努力,可以说,西方被金融危机闹得颇有恐惧感,想方设法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时候,我们才清醒过来,我们把应该在自己餐桌上出现,使我们吃得更丰富更便宜的食品,远渡重洋后过多地运到了西方,而自家的菜篮子变得轻飘飘起来。一年两次猪肉价格上涨引发物价飞涨,似乎没听到有声音说,与盲目蔬菜出口以及由出口带动的种植有关。实际上,这是一笔能算得过来的账。有专家归罪于工业酒精用玉米生产导致饲料价格上升,却不去问一下山东的大白菜、大蒜为何去年几块钱,今年几分钱,内蒙古的土豆似乎也有同样问题,是何缘故?有限的土地,农民在盲从中扩种了大蒜,就没有土地种植玉米了,这还有疑问吗?



《孔子卡通故事精编》
青岛出版社
2011年10月出版

玉米饲料价格上涨是表象,有限的土地没有计划地利用是实质,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实惠,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,我们可不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一次再定义呢?

就像橘生淮南为橘一样,有些蔬菜只能在某些地方种植,干部要引导农民不要盲目跟风,出口产品与中国生活资料价格有关的品种,也应该像保护稀有金属一样进行保护,让农民种植的此类产品在保护物价之下满足国内需求。或许短期来讲,某一个季节农民少赚了,总体收入却是稳定的。

讲了半天,似乎有些跑题。实际上,只有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,我才会觉得孔子离我们很近。

孔子在任中都宰的时候,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,沈氏父子互相状告,子说父给羊肚子灌水,父说子不孝。后来,孔子深入市场,才发现市场的公平秤为应付税捐成了偏心秤,才导致沈父给出售的羊肚子灌水。此后,孔子命子路颁布减税法令,沈父改邪归正,公平秤开始公平。刚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,我为孔子作为这样一个总被冤枉的圣者真正地折服。

标本兼治,我们的管理者一直在追求,然而真正实施起来却不乏本末倒置的例子。

欣喜的是,中国文化战略的确定,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交流的本质。比如中国的电影走出去,中国对孔子学院和孔子文化走出去的重视。毫无疑问,世界了解中国先从中国的经济入手,但是,如果世界不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,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,以及为了追求自由美好生活而演绎的美丽的故事,那他们对"尊严"的理解就难免会歪曲,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印象就难以改善。

可以想一下,我们难道不是因为对列夫托尔斯泰、索尔仁尼琴的尊重而去尊重俄罗斯民族?我们又何尝不是因为对莫扎特、贝多芬、罗曼·罗兰的尊重而去尊重西欧的文化?

反观中国,今天就连像孔夫子这样的影响了世界两千多年的思想家、教育家的哲人圣贤,都没有一本系统的传记介绍出去,其他的文化名人的影响力就更加微弱。

我们欣赏罗曼·罗兰创作了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介绍贝多芬,我们同样欣赏他在二战期间冲破种族歧视与茨威格之间的友谊,这一切都源于文化的介绍与推行。我们期待孔子的世界主义思想、孔子的仁爱思想被热爱和平的人们所发现所认同。我们相信,这种认同会加深世界对今天的中国人的理解与认识。

【原色视域】

皮娜·鲍什

□ 韩青

近来因为工作的缘由,总是在文字与影像之间往返穿梭,常常出现错落与分裂的视觉感受,直到遇到她——好吧,就把同名的书与电影搁到一起来说吧:《皮娜·鲍什》,文字与影像合二为一,世界获得了崭新的统一形象。

事实上,她真的就是一个崭新世界的创造者,也是一个终极者。书是人物传记,有一个副题:"为对抗恐惧而舞蹈";电影是纪录片,也是一种特别制作的纪念片。她是"舞蹈剧场"的确立者;当她谢世时,各类媒体最为一致的说法是:"她的离世是世界舞蹈艺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"

记得是先读到她的传记,然后得知她的辞世,再看到纪录片,这种阅读的顺序带来一种奇妙的印象,仿佛从传说到眼见,是因着时光隧道的一次逆返,获得了某种奇迹般的印证与见证。最初,从电视新闻里得知皮娜·鲍什的辞世消息,配发那则消息的画面,即是一个幽灵般的女子在舞蹈着,只是她消瘦颀长的身形,与其说是舞蹈,不如说是在无所依附地游荡——让观者身心无措的,却是眼前一亮的肢体感,仿佛一种突如其来的解放!这种无措感,后来在德国传记作者约亨·施密特的《皮娜·鲍什:为对抗恐惧而舞蹈》(世纪文景出版)里,被概括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:"第一次接触她作品的观众,不仅是保守的,都特别会呈现慌张失措的反应。基本上全世界观众的反应都类似。"也因此,在国际舞坛上,世上所有的人会被分成两部分:看过皮娜·鲍什的人和没看过皮娜·鲍什的人。

皮娜·鲍什1940年生于德国的佐林根,是一个餐馆老板的小女儿,五六岁时被带到儿童芭蕾舞剧团,老师对于她形体的柔软印象深刻:"这女孩真是个蛇人。"从此,她开始系统学习古典芭蕾和现代舞,19岁时留学美国,向活跃在纽约的现代舞大师学习,1963年她回到德国,又经过10年的演员和编舞创作实践,从1973年开始,皮娜·鲍什出任德国的乌帕塔尔舞剧院艺术总监和首席编导,着手"舞蹈剧场"的探索,综合舞蹈和戏剧的元素,拓展了舞台的形式。两年之后,她根据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《春之祭》创作的同名舞剧引起轰动。此后,皮娜·鲍什继续她的创作方式,陆续推出《穆勒咖啡馆》、《贞洁的传说》、《蓝胡子》、《华尔兹》、《拭窗工》等,在全世界巡回演出,2007年时,还曾经在中国的北京和香港演出。

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舞蹈艺术家皮娜·鲍什,是德国排名第一的出口文化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德国人都面临一个问题,就是不能坦然看待这个世界,但现在因为有了皮娜·鲍什对现代舞的创作,他们重新获得了身为一个德国人的自豪。

区别于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对于天赋的依赖,皮娜·鲍什对于舞剧与舞者的选择,是对于现实的重建,她打破了传统舞蹈、古典芭蕾结构,常常会选用并没有受过职业舞蹈训练的人,甚至是年过花甲的老者,并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她不仅是一个德国历史的继承者,也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故乡的发展者,她不断地改变人们所称之舞蹈的界限,她说:"我跳舞,因为我悲伤";"我不关心人怎么动,我关心的是人为何而动";"我并不想激怒人们,我只是想表达我们的感受……"对其作品的评价,曾有人如此概括:"皮娜·鲍什最好的作品都超过三个小时,真的可以说缓慢,缓缓地,重复地表现着残酷;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扔到了地上,她爬了起来;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又扔到了地上,她爬起来了;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再一次扔到地上,她爬起来了;一遍一遍,一次一次。从好笑到由衷的悲哀;男性和女性,永远重复的伤害和被伤害。在剧场上,舞者们吃东西,吸烟,相爱,玩耍,受伤。任何一种动作都可能成为舞蹈。"而她的舞者们对她的回忆则是:"我爱她,但是我也恨她。她太棒了,但是她可以把你整得死去活来。有时候她不在乎你只是个普通人,你只能做到这个地步。但有时候,她的关怀之深,又达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。"

2009年6月30日,皮娜·鲍什与世长辞,终年69岁,此时是周二,前五天她被诊断出患有肺癌,乌帕塔尔舞蹈剧院在其官方网站上写道:"就在上周日,她还与自己的舞伴站在舞台上。"

微博书评

@必读呢本:与父亲之间的情感,更多的往往是又爱又怕。当他们渐渐老去,而自己又慢慢成为人父,也许会更加明白父亲的心。张大春用《聆听父亲》这本书,向还未出世的孩子娓娓道来,倾诉他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口中的爷爷。在这将生未生与将去未去之间,两代人的时间空间似乎重叠在一起,微妙牵系。

@太阳跳舞:昨晚读完《三体III》,睡得凌乱,梦得更凌乱,很不踏实的一觉。早晨清醒了,再睡,再醒再睡,反复多次——小说读下来,宇宙观也被颠覆了,心里拿不准用什么状态面对时空,只好在睡和醒之间选择恐惧。但那是瑰丽灿烂的恐惧,在那里我看到了辽阔的四维空间,看到了壮丽的金色麦田,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

@李广平:2012年读完的第一本书:厦门大学教授周宁著《人间草木》。作者从生命美学的角度,解读马礼逊与伯格理、苏曼殊与李叔同、列夫·托尔斯泰与马克思·韦伯、梁济与王国维的生命轨迹与信仰历程。细腻温情,体验深刻,是一本读完第一页就会感觉很合心意,会追着读完的佳作。历史人文心灵隐痛,精神闪电照亮人间。

@童weiwei:在《纸牌老千》中,威廉·特雷弗展现了他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的一贯风格。没有错综复杂的惊悚情节,也没有哗众取宠的华丽语言,有的只是平凡人物的故事,关于欺骗、怀念、叛逆、温情……一切都是这样干净、透明、简洁、平易近人。他娓娓道来我们的生活,又用最平静的语言阐释其中真谛。